

《朱子語類》一書的動量詞研究

李文澤

《朱子語類》（以下簡稱《語類》）是記載南宋時代理學家朱熹與其門弟子之間講學問答的一部語錄體專著，由朱熹弟子記錄整理而成。由於它是語錄體文獻，其白話程度相當高，較為接近當時的口語，因此研究近代語言的學者都把它視作一種重要的文獻資料，從中發掘大量近代語言的語料。

隨着檢索手段的不斷更新與完善，特別是計算機全文檢索系統的開發運用，我們可以對《語類》這種部頭較大（二百餘萬字）的文獻進行窮盡的檢索，對書中所出現的語言事實作出準確的定量分析，這將大大提高對專書語言研究的質量。作者正是基于這一目的撰寫本文，擬對《語類》一書所使用的動量詞進行詳盡的討論。

研究動量詞，我們應該從以下幾個方面來對它們進行考察：

1. 陪伴功能。即動量詞與動詞中心詞的適應關係，一些動量詞可以與任何動詞相搭配；一些動量詞則對所搭配的動詞有所選擇，它們可能祇適合于某一義類的動詞，而對其餘的動詞加以排斥。
2. 語意功能。即每一個動量詞所具有的語義範疇。例如“次”表示動作行為的次數，“番”表示動作的重複，“周”則表示環繞運動的數量，等等。
3. 句法功能。即動量詞或動量詞與數詞組成的短語在構造語句時可以充當哪些句子成分，以及它們在句子中與其他句子成分的結合關係^①。
4. 時代特徵。從歷史

語法的角度考察，各個動量詞產生的時代不盡相同，起源也不相同；就同一時代的語言平面而言，各個動量詞使用的頻度也很不均衡，各有差異。這使一部分動量詞成為強式，逐漸佔據了語言中的主流地位，有的則成為弱式，日漸趨于消亡，像“一下”原本是與“一上”相對應的動量詞結構，其意義與語法功用都完全相同，但隨着時間的推移，“一下”成為強式保留了下來，而“一上”卻逐漸消亡了。以上內容都是我們在討論動量詞的時候需要考察的。

《語類》一書編成於南宋，自南宋時代刊行以來流行甚廣，現今存世的版本很多，比較通行實用的是中華書局 1986 年出版的王星賢校點本，我們採用了這一標點本作為工作用本。需要說明一點，《語類》除了記錄朱熹與門人的講談以外，也引用了前代的一些文獻語言，比如儒學經籍中的《詩》《易》《春秋》一類的原文或前代文人的作品，對其中涉及到的相關動量詞，在統計時我們都不予記錄。另外，《語類》還涉及到宋代其他文人的文章，如經解注疏、書信、奏疏、詩話之類，摻雜于行文之中，而且同樣的一次談話有若干學生記錄，《語類》也重複記載，造成了同一條材料的多次使用，考慮到這一部分內容屬於宋代文獻的範疇，去除重複較為困難，因此統計時沒有考慮刪除重複，一並計入該動量詞的總數中。

次：39 例

“次”在《語類》中表示一般的動作量數。論其起源，它應當是由“位次”的意義引申而來，早在魏晉南北朝時代就已產生了。（劉世儒，P262）從漢語的發展過程來看，這是一個強式動量詞，在後來它逐漸取代了在魏晉南北時代非常盛行的另一個動量詞“過”，佔據動量詞的主導地位。延續至現代漢語，“次”仍然是一個基本動量詞。

動量詞“次”在《語類》中使用頻度的並不太高，估計它仍然處於發展的階段。

- 1) 但一次看，有一次見識。(10/167)^②
- 2) 祇是殺賊一般，一次殺不退，祇管殺，殺數次時，須是殺退了。(24/572)
- 3) 其餘人或日一次無塵垢，少間又暗，或月一次無塵垢，二十九日暗。(3/781)
- 4) 及到臨事時，又不肯下心推究道理，祇說且放過一次亦不妨。(1/308)
- 5) 想亦祇是從“五畝之宅樹之以桑”起，看他三四次，只恁地說。(5/1847)
- 6) 體驗是自心裏暗自講量一次。(7/2879)

以上例句中的“次”，都表示動作的量次。在句中，“次”對動詞已經無所要求，任何動詞都可與之搭配使用，可以說是“無色量詞”。前3例中的“次”在句中充當狀語，後3例則充當補語。第5句帶有賓語成分，動量補語置于賓語之後，構成“看他三四次”的形式。現代漢語“次”的用法有這樣一項規則，如果人稱代詞作賓語，數量詞短語作補語，必須採用“動+賓+補”的語序，如“表揚了他們好幾次”^③。由於《語類》中僅此一條用例，因此我們還不能斷定現代漢語的這一語序是否即濫觴于此。

“次”還可以與一些表示不定數量的詞“數、幾”或表示周遍的指代詞“每”組合，表示動作次數的重複或無例外。

- 7) 每一書皆作數次讀之。……故願學者每次作一意求之。(10/174)
 - 8) 每一次看透一件，便覺意思長進。(104/2616)
 - 9) 祖宗時亦幾次省削了，久而自定。(112/2732)
- “數次”“幾次”表示同一動作的重複。“每次”可看作是

“每一次”的省略形式。試比較 7、8 二例，“每次”“每一次”，它們表達一種周遍、無例外的意義，在句中也同樣充當狀語。

過：27 例

“過”作為動量詞是由動詞“過”的經過、度過的意義引申而來的，大凡動作都有過程可言，因此“過”作為動量詞，其適用性非常強，在魏晉南北朝時代已經十分成熟，運用得相當普遍，其語法作用可以充當補語、狀語。（劉世儒，P250）不過，在《語類》中“過”的動量詞功能已經大為削弱，這表現在：對動詞的適應能力減弱，用例數減少，主要用作動量補語，而不再充當其他成分：

- 1) 且先讀十數過，已得文義四五分，然後看解。（11/190）
- 2) 義理都曉得，略略恁地勘驗一過。（15/295）
- 3) 終了《鄉黨篇》，更須從頭溫一過。（38/997）
- 4) 某因將《孟子》反覆熟讀，每一段三二十過，至此方看得出。（59/1394）
- 5) 旅中祇看得先生《大學章句》《或問》一過，所以誨人者至矣。（116/2793）
- 6) 且如論古人，便是論錯了，亦是曾考論古人事迹一過。（118/2844）

上述例句中，“過”組成的數量詞結構都充當補語。我們在《語類》一書中尚未發現有作狀語的“過”。從現有用例來看，“過”所陪伴的動詞的意義大多與閱讀的動作有關，像“勘驗”、“溫”（溫習）、“考論”，也與學習的動作相關。第 5、6 兩句還帶有賓語成分，動量補語置于賓語之後，構成“動 + 賓 + 補”的形式。“過”的意義相當於“遍”“次”，而在語序上則與現代漢語的“動 + 遍（次） + 賓”的形式有所不同。

“過”所組成的數量詞結構也可以與其他詞語構成短語的形

式，充當句子的狀語成分。在《語類》中僅有一例：

7) 數過之後，則全與元看時不同矣。(104/2614)

這一時間狀語是以“數過”與時間詞“之後”共同構成，單用“數過”則沒有這一功能。

遭：7 例

“遭”作為動詞，其意義原為遭遇、遭受或四周環繞。“遭”作為動量詞即由此引申而來，最初表示環繞或轉動的次數。（張美蘭，P45）在《語類》中“遭”的意義已經不限于計量環繞、轉動的次數，而是作為一般的動量詞，用以計量動作行為的次數，與“次”的意義相仿。

1) 天一日周地一遭，更過一度。(2/13)

2) 想當時識這道理者亦多，所以孔子亦要行一遭。(87/2236)

3) 安卿今年已許人書會，冬間更須出行一遭。(117/2832)

4) 不能得一起頭，起行百十遭。(139/3312)

例1中的“遭”還表示繞行的次數，相當於“轉”，其餘例中的“遭”則祇是表示一般的動作計量，相當於現代漢語中的“次”了。從句法上看，它們無一例外地祇作句子的動量補語。

番：187 例

劉世儒曾經論述“番”的量詞功能說：“‘番’作為動量詞是與同名量詞的‘番’（輪番）同源而異用的。因此它所表示的次數就總含有多次重覆或反覆出現的意味兒”，並且強調說“它前邊所結合的數詞絕少是用‘一’的”。劉先生同時又說，“一番”的說法在唐初也已經出現，但那僅是較特殊的用例，如《詩經·小雅·車攻》孔疏：“此射夫皆已射一番。”其中“射一番”仍然帶有分撥輪射的意味^④。

“番”具有名量與動量詞的語法功能，它們既然是同源，因此在語義上往往有相同之處，確定其是否為動量詞，我們祇能依據與它所結合的中心詞語的詞性以及它在句子中的語法功用而定。像“已是第二番罪過”、“已是第二番過失”（16/334），“一番精神也”（25/613），由於“罪過”“過失”“精神”都同屬於名詞，因此這些“番”祇能看作是名量詞，而非動量詞。

在《語類》中，“番”作為動量詞也可以表示動作的重覆，而更多的則是強調單純的動作次數，因此“番”表示的動作時距相應地比較長。這時“番”表動量的功能已經與“次”“遍”相近。同時，既然不強調多次重覆，於是“一番”的用例在書中也就屢屢出現了。

- 1) 某一番歸鄉里，有所謂五通廟，最靈怪。（3/53）
- 2) 若它人，三番四番說都曉不得。（24/568）
- 3) 今以天下之大，三年一番進士（84/2191）
- 4) 某幾番說要望聖坐於地上，如設席模樣。（90/2293）

在上述句中，數詞與“番”組成的短語充當狀語，計量動作的次數。例3應當看作在“一番”後省去了“考試”“錄取”一類的動詞，仍然充當狀語。揣摩文意，祇有例3的“一番”表示三年重複一次的動作，其餘幾句的“番”祇表示單純的計量次數。

- 5) 學問須是大進一番，方始有益。（8/131）
- 6) 如新知縣到任，便變易號令一番。（24/598）
- 7) 天地祇是包許多氣在這裏無出處，滾一番，便生一番物。（53/1281）
- 8) 初過磨算司使一番錢了，到審計司又使一番錢。（106/2649）

以上例句中，數詞與“番”組成的短語充當動量補語，都表示動作進行的次數，而不含有動作重複的附加意義。又，例7

“生一番物”，例8“使一番錢”，都構成“動+補+賓”的形式。這種格式與現代漢語使用“番”作動量補語，要求賓語置于補語之後的語序相同^⑤。

動詞之後使用表示時間的助詞如“了”“過”，又有“番”作爲動量補語，“了”或“過”往往用在“番”之後，而不是像現代漢語那樣置于“番”之前。

9) 若有喜愠之心，祇做得一番過，如何故得兩三番過。
(29/733)

10) “上下與天地同流”，重新鑄一番過相似。(60/1440)

11) 如今讀書，恁地讀一番過了。(66/1633)

“做得一番過”，按現代漢語的說法應當是“做得過一番”，表示時態的助詞“過”應該緊接于動詞“做”之後。其餘句例可類推。

“番”也可以單獨重疊使用，表示動作的重複，相當於現代漢語的“次次”，這種用例在《語類》中僅有一句：

若初來問一番了，後番番來，番番問，恐不如此。(38/999)

遍：86例

“遍”（徧）的意義是周遍，從這一意義發展出來的動量詞，其意義也表示動作從始到終的全過程。“遍”的動量詞用法在魏晉南北朝時代即已產生，它主要用於計量閱讀的次數，因此與之相配合的主要是閱、讀、覽一類的動詞。從語法作用看，數詞與“遍”的組合一般用作句子的補語，很少有充當其他成分的。（劉世儒，P255）

從《語類》中“遍”的用例，劉世儒所歸納的“遍”的意義、語法特徵已經有了變化，但變化不太大：1. “遍”所計量的動作行爲不限于誦讀，但仍以表示誦讀、講說爲主。2. 在句中主要用作補語，但也可充當其他成分。

- 1) 這道理自是長在天地間，祇借聖人來說一遍過。(9/156)
- 2) 假饒讀得十遍，是讀得十遍不曾理會得底書耳。(10/165)
- 3) 若且初草讀一遍，準擬三四遍讀，便記不牢。(22/198)
- 4) 如今之學者，一日是幾遍存省。(31/783)
- 5) 文義都曉得了，涵泳讀取百來遍，方見得那好處。(80/2087)
- 6) 草草看過《易傳》一遍，後當詳讀。(67/1649)
- 7) 既見東後，必先有贊見了，然後與他整齊這許多事一遍。(78/1999)

上述例句中數詞與“遍”的組合大多用作動量補語，僅3、4兩句中的“三四遍”、“幾遍”分別作“讀”、“存省”的狀語。從其陪伴的動詞意義來看也主要是誦讀、講說，祇有第4、6句是別的動詞“存省”“整齊”。而第6、7兩句還帶有賓語，構成“動+賓+補”的形式，而在現代漢語中，這類句子動、賓、補的語序比較自由，如“看過《易傳》一遍”，也可以換作“看過一遍《易傳》”。

數詞與“遍”組成的數量詞短語，也不限于作補語，還可以在句中充當別的成分，像下面幾例：

- 8) 且如讀書，一遍至三遍無心讀，四遍至七遍方有心讀，則是三遍以上與八遍如不曾讀相似。(64/1578)
- 9) 解得一遍是一遍工夫，解得兩遍是兩遍工夫。(120/2895)

上述例中數詞與“遍”組成的數量詞短語所充當的成分多樣化。第8句的“一遍至三遍”“四遍至七遍”是狀語的成分，“三遍以上與八遍”則是短句的主語。第9句中加着重號的“一遍”“兩遍”則作為定語成分。

總體而言，“遍”應該是一個強式的量詞。它在後來的發展

中逐漸固定下來，一直延續到現代漢語，仍然是一個基本量詞。

頓：10 例

劉世儒認為，“頓”作為動量詞可能是由“停頓”的意義轉化而來，南北朝時人把旅途中的休息、飲食稱為“出頓”，因此“頓”最早表示“吃飯一次”^⑥。這一意義一直延續到現代仍然保持不變。“頓”除了計量“吃飯”的次數以外，在唐宋時代又發展出表示勸說、打罵的量次。在《語類》中這幾種意義的“頓”都有用例：

- 1) 孔門三千，顏子固不須說，祇曾子、子貢得聞一貫之誨，謂其餘人不善學固可罪，然夫子亦不叫來罵一頓。(33/834)
- 2) 爛打一頓固是痛，便輕掐一下，也痛。(53/1285)
- 3) 如釋氏則今夜痛說一頓，有利根者當下便悟。(115/2784)
- 4) 須分與做三頓吃，祇恁地頓頓吃去，知一生吃了多少飯。(118/2852)
- 5) 不似如今人直到服滿，一頓除脫了，便著華采衣服。(34/873)
- 6) 若是平時不曾用力，終是也難一頓下手。(114/2757)
- 7) 若是一頓便理會得，亦豈不好？(124/2970)

上述例句中前四句數詞與“頓”組成的短語都充當動量補語，所陪伴的動詞包括罵、打、說、吃，與現代漢語中的用法、意義完全相同。而例 5、6、7 三句中數詞與“頓”組成的短語則充當狀語，同時它們所表示的意義也略有區別，儘管也表示動作的量次，但是同時還表示動作時距的短促，相當於現代漢語的“一下子”。

“頓”也可以重疊使用，“頓頓”表示動作的重複，有“每一頓”的意義，其用例見句 4。這一用法早在唐代杜甫的詩中就已

經可以見到，“家家養烏鬼，頓頓食黃魚”即是。

下：18 例

“下”作為動量詞是由方位詞“下”引申出來的，最早的“下”往往是與“打擊”一類的動詞相搭配，在魏晉南北朝時代成為真正意義的動量詞，從意義上看它含有“短時距”的附加義。（劉世儒，P261）

我們在《語類》一書中，祇發現有“一下”的用例，而沒有像《五燈會元》那樣“拍手三下”“搖三五下”的用例。（張美蘭，P38）而且“一下”在句中並不是單純計量動作的次數，而更多的則是強調動作時距的短促，或是表示程度的輕易。像下面的例句：

- 1) 若一下便要理會得，也無此理。（11/185）
- 2) 捱來推去，事事曉得，被孔子一下喚醒云：“吾道一以貫之”。（27/678）
- 3) 這機關一下撥轉後，卒乍攔他不住。（94/2387）
- 4) 萬物到秋冬時，各自收斂閉藏，忽然一下春來，各自發越條暢。（94/2387）
- 5) 恁地重三疊四，不若今人祇說一下便了，此聖人所以為聖人。（17/380）
- 6) 如爛打一頓固是痛，便輕掐一下也痛，此類可見。（53/1285）

上述例句中，前四句“一下”充當狀語，後二句則為補語。第4句“忽然一下春風來”，表示動作時距的短促最為典型；第5句“說一下”與前“重三疊四”相對，“掐一下”與“痛打一頓”相對應，其表示程度的輕易也非常明顯。

在《語類》中我們還統計到9個“兩下”的用例，從其語法關係來看，它們與動詞是狀語與中心詞的關係（或是充當主語），

但是它們並不表示動作行為的次數，而是表示兩方面、兩處的意義。因此這些句中的“下”，我們不計算入動量詞之列。例如：

- 7) 今若說待涵養了方去理會致知，也無期限。須是兩下用工，也著涵養，也著致知。(18/404)
- 8) 一面博學，又自一面持敬守約，莫令兩下相靠。……若如此兩下用工，成甚次第。(33/834)
- 9) 若說這句未通，又引那句，終久兩下都理會不得。(120/2911)

上述例句中“兩下”均用作狀語，但其意義卻與計量動作次數毫不相關，“兩下用工”指從涵養、致知兩處努力，“兩下相靠”是指博學、守約相依靠的兩方面，句中的“兩下”應為兩處、兩方面。追溯其最早的語義，“兩”在上古漢語中表示“兩兩相對”的事物，“下”表示方位的概念，“兩下”雖然貌似數量短語，而實際上卻是“數+名”的結構。在現代漢語中，像“他真有兩下(子)”，“兩下”表示某種技能，應該就是這一用法的延續^⑦。

上：11 例

“上”也是一個由方位詞發展為動量詞的，產生的時間當在唐宋時代。(張美蘭，P40) 它在《語類》中也祇能與數詞“一”相搭配，構成“一上”的短語，充當狀語、補語的成分。從其產生來源看，“一上”的出現應該是仿照“一下”的結構而成。在《語類》中的用例如：

- 1) 學者做工夫，當忘寢食做一上，使得些入處。(8/134)
- 2) 某舊讀《通鑑》亦是如此。且草草看正史一上，然後却來看他。(11/196)
- 3) 須是猛起服暝眩之藥相似，教他麻了一上了，及其定疊，病自退了。(118/2844)

4) 某與一學者言，操存與窮格，不解一上做了。(9/149)

5) 公劉時得一上做得盛，到太王被狄人苦楚時，又衰了。
(35/908)

6) “克己復禮”是剛健勇決，一上便做了。(42/1072)

前三例的“一上”作動量補語，計量動作的次數，其計量動作的時距可長可短，例1、3兩句表示的時距較長，而例2表示的時距則相對較短，相當於現代漢語的“一遍”“一次”。後三例的“一上”作狀語，而其計量的時距則較為短促，與現代漢語的“一下”相當。

“一上”應該是一個弱式動量詞，在當時就沒有廣泛使用，在以後也未能得到發展，很快就被淘汰了。“一上”的消亡也是語言發展節約化的一大例證。

匝：6例

“匝”的本義是圍繞、周遍，引申為動量詞，“匝”表示動作圍繞的次數，與“周、遍”以及後來的“圈”為一路，其陪伴的動詞往往是“繞、旋轉”一類的動作。這一動量詞早已在魏晉時代即已使用，如曹操《短歌行》“月明星稀，烏鵲南飛，繞樹三匝，何枝可依”。在《語類》中使用“匝”作為動量詞，應該是一種仿古的用法。下面是本書中的所有用例：

1) 以天運言之，一日故是轉一匝。(1/6)

2) 且徹了蓋蔽底事，待他自出來行兩匝看。(12/205)

3) 今以天運言之，則一日自轉一匝。(74/1905)

4) 如三周御輪，不成是硬要扛定轎子旋三匝。(89/2274)

5) 當時張虎以為祧廟祧廟祇移一位，陸農師則以為祔廟祧廟皆移一匝。(89/2282)

6) 若常常恁地體認，則日用之間，匝匝都滿，密拶拶地。
(53/1295)

前四句中的“匝”都表示旋轉動作的次數。第5句指廟中神主移易的位次，仍然表示依次移動一圈，與前文的“一位”相對應。第6句較為特殊，使用量詞“匝匝”這一重疊形式，儘管不帶有實際的繞轉動作，但它仍然表示動作的周遍性，可以理會為“回回”。

周：6例

“周”表示環繞、周遍的意義。在先秦時代即有用作動詞者，如《左傳·成公二年》“齊師敗績，逐之，三周華不注”。在《語類》中也有類似《左傳》動詞的用例，如“天道日一周天而常過一度”（2/14）。“一周天”即環繞天運行一周。判斷“周”是否是動量詞，必須看句中是否另有動詞（參見下述各句），祇有數詞與“周”的組合在句中充當動詞的陪伴成分，表示環繞的次數，纔算是動量詞。“周”的這一語法功用與前述“匝”大略相似，類似於現代漢語的“圈”。在《語類》中動量詞“周”的用例不多見。

1) 天左旋，一晝一夜行一周，而又過了一度。（2/13）

2) 日則一日運一周，依舊祇到那角上；天則一周了，又過角些子。（2，15）

3) 日行稍遲，一日一夜繞地恰一周。（2/17）

上述例句中的“一周”都充當補語。第3句帶有賓語，其格式則為“動 + 賓 + 補”。這與現代漢語的語序完全相同，例如“繞場一周”。

轉：7例

“轉”的意義表示運轉、轉動，在現代漢語中這一意義仍保留着。引申為動量詞，表示圍繞某一物轉動的次數，在魏晉南北朝時代尚未產生。（劉世儒，P266）唐宋時代作為動量詞的“轉”

方見用例。

在《語類》書中出現的都是“一轉”的用例：

- 1) 且如今日日與月星都在這度上，明日旋一轉，天却過了一度。(2/15)
- 2) 善惡但如反覆手，翻一轉便是惡。(13/230, 95/2438)
- 3) 也須是天運一轉，則陽氣在下，故從下生也。(74/1905)
- 4) “自誠明”，性之也，“自明誠”，充之也，轉一轉說。(64/1566)
- 5) 浙中諸公議論多是如此，云凡事須是與他轉一轉了，却因轉處與他做教好。(73/847)

前三例句中的動詞都表示具體的環繞動作行為，例2句中“一轉”表示手掌上下翻動的次數。後二例中動詞與動量詞的關係比較特殊，動詞“轉”與動量詞“轉”應該屬於同源，動量詞的“轉”即是由動詞“轉”演變而來。在意義上，儘管句中的動詞不表示具體的環繞動作，但是它們與轉動行為的聯繫仍然是顯而易見的，像“轉一轉說”，就相當於現代漢語中所謂的“繞着圈子說”。上述句中的“一轉”都充當動量補語。

回：4 例

“回”原指河水的回曲、回轉，引申為動詞回返，現代漢語中它仍然作為一個單音動詞或複音詞的構詞語素使用。魏晉南北朝時代“回”已用作動量詞，表示動作往返的次數，往返一次即“一回”。(劉世儒，P258)。

在《語類》中“回”用作動量詞的不多，今錄其所有用例：

- 1) 孟子之書，明白親切，無甚可疑者。祇要日日熟讀，須教他在肚中轉作千百回。(105/2631)
- 2) 先生飯罷，樓下起西序行數回，即中位打坐。(107/2669)

3) 待得一回推出一回新。(120/2910)

上述例 1、2 中的“回”都有回轉的意義，第 3 例的“回”則相當於“次”。需要說明，“回”的用例雖少，但是已顯示出它作為一個普通量詞的特點，計量的範圍比較廣泛。它既可以用來計量實際的動作行為，如例 2；同時它也可以用來計量抽象的動作，如例 1；甚至可以計量表示性質的形容詞，如例 3 的“一回新”。從其語法功用來看，“一回”兼有充當補語、狀語的作用。這一特點正是它能在後來得以迅速發展的基礎。

場：25 例

“場”原來的意義是場地、處所，是一個名詞。作為動量詞，“場”在意義上發生了由空間向時間範疇的轉換，由表示動作行為發生的場所演化為事件發生的過程，凡是動作行為的一個過程即為“一場”。動量詞“場”的出現，大約是唐代的事。（張美蘭，P47）

在《語類》中出現的“場”的數量詞結構祇有“一場”的形式，考察其語法作用，它主要在句中充當補語。例如：

1) 當時滿朝更無一人知道合當是如何，大家打開一場。
(84/2184)

2) 又如律書說律，又說兵，又說文帝不用兵，贊嘆一場。
(135/3227)

3) 如乳母也聒噪一場，如單超、徐璜也作怪一場，如張讓、趙忠之徒，纔有些小權柄，便作怪一場。(135/3232)

4) 儒者祇從言語文字上做，有知此事是合理會者，亦祇做一場話說過了。(36/974)

5) 到後來七國之亂，弄成一場紛亂。(39/1022)

6) 不知當初何故忽然使管蔡去監他，做出一場大疏脫？合天下之力以誅紂了，却使屋裏人自做出這一場大疏脫。(81/

2113)

上述例中的“一場”都表示動作行爲的一次完整過程，其表示的動作時距相應地都比較長。後三例述語之後除了動量補語“一場”外，還帶有賓語，其語序爲“動 + 補 + 賓”的形式，這與現代漢語“刮了一場大風”，“看了兩場電影”的句式已完全相同。另外，“場”對其陪伴的動詞也沒有什麼特殊的要求，說明它已經是一個普通動量詞了。

“一場”這一數量結構除了作補語成分以外，還可以充當句子的定語成分，這是數量結構本身所具備的一大功能^⑧。下面是《語類》中“一場”充當定語的用例：

- 7) 吉凶未應時，一場鶻突，知他是如何？(8/143)
- 8) 如見滕文公說許多井田，也是一場疏脫。(51/1230)
- 9) 若使如今誥令如此，好一場大鶻突。(78/2022)
- 10) 祇見許多神頭鬼面，一場沒理會，此乃是在不實也。(120/2872)
- 11) 是時天下事被人作壞了，已如魚爛了，如何整頓？一場狼狽不小。(130/3125)

〔注釋〕

①劉世儒：《魏晉南北朝量詞研究》第5章，249頁。

②例句末所標引數字分別爲標點本卷次、頁碼，如2/13即原書第2卷、第13頁。

③《現代漢語八百詞》“次”條，106頁。

④《魏晉南北朝量詞研究》第5章，253頁。

⑤《現代漢語八百詞》“番”條，172頁。

⑥《魏晉南北朝量詞研究》第2章，160頁。

⑦《現代漢語八百詞》“下”條，496頁。

⑧“一場”在句中作定語的成分，也可以將其視作名量詞結構，像前面討論到的“番”，就是一種動量、名量同形的結構。《現代漢語八百詞》

從計量的意義上把它分爲兩類，讀音也不相同。我們這裏沒有加以區分。

[參考文獻]

王力：《漢語史稿》中冊，中華書局，1980年。

劉世儒：《魏晉南北朝量詞研究》，中華書局，1965年。

呂叔湘主編：《現代漢語八百詞》，商務印書館，1996年。

何杰：《現代漢語量詞研究》，民族出版社，2000年。

張美蘭：《近代漢語語言研究》，天津教育出版社，2001年。

(李文澤 四川大學古籍研究所 郵編 610064)